

◀ （上接 10 版）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外，并以《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力作身体力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教书匠激进、真纯并不无稚气的、“迂腐”的一面。

一位文人的教育体验与反思

文人投身教育，是民国教育史上一大胜景。郁达夫和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夏丏尊、叶圣陶等作家、诗人一样，都是曾经在现代教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知识分子。而以文人身份体验教育，或以文人视角反思教育，则显然有种旁观者清的迹象。

当然，现代作家里长于演讲的是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不是郁达夫。对郁达夫来讲，课堂教书，当众演说，无形的压力始终存在：

今天承蒙贵校要我演说，我觉得非常高兴，其实，我是不会说话的；为了不会说话，近来连教书也不愿意了。……所以我今天来说话，感到非常的压迫。（《教育要注重发展创造欲》）

郁达夫实话实说，课堂教学不是他的擅长。这或许与他多少有些自卑、怯懦的个人秉性不无关联。但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精于创作的文人，郁达夫博学、风雅、耿直、机敏，而且本质里又刻苦、严谨，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观。这使得他的课堂视野开阔、见地独到，对处于“罗马的黑暗时代”里的学生别有一番魅力和吸引力。1933 年 10 月，已移家杭州的郁达夫在之江开课，除“文学系本系必修同学，别系选修的和旁听的同学也有二十多人，足足挤满了一个教室”（温梓川《郁达夫别传》），郁达夫讲课“惊动了不少学生”（张白山《我所知道的郁达夫》）。而更可贵的是，每次上课前，郁达夫总是认真备课，还到处搜寻参考书，“有一次，竟为了涉及到文艺批评，他的藏书偏偏又缺少这一方面的材料，还特地跑去上海两次，广搜搜索，仅仅找到一本 Saint Beure 的法文本……”（温梓川《郁达夫别传》）

需要正视的是，郁达夫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合乎礼教、循蹈规矩的“好先生”。时代风气的开放包容，让他有机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他自己。1935 年，他曾被已为部长的北

大同事王世杰点名“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郁达夫对此耿耿于怀，在新加坡还“放了胆”，托外长郭复初“为我解释解释”（郁达夫《郭外长经星小叙记》）。李初梨称郁达夫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一能不为郁达夫“人设”所蒙蔽的判断，得到了包括郭沫若在内大多数挚友同人的认同。所以尽管从教经年，骨子里的郁达夫仍是一位文人，一位唯美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诗人，与俗世庸物格格不入。他早年热忱投身教育界，或基于视校园为净地的美丽幻想；至闯进这个泥淖，才发现与遗憾。安庆的动荡，北大的门派，武昌的“小人”，广州的“龌蹉”……都是让他反抗、让他逃离的理由。

因为长期浸淫其中，大学教育是郁达夫体会最深的一个现代教育领域。1933 年《大学教育》一文即明确表示，“学以致用”而外，“人格的历练”也是大学教育一个重要的目标，能证明教育的胜利的，是培植出“能够抱定主义，甘心饿死，不屑同流合污、取媚于人的迂腐之辈”的人才的大学；而在湘湖师范所作《教育要注重发展创造欲》之演讲，认为“‘创造’不是跟了人家依样画葫芦，‘创造’是以自己的精神来发明一种新的事物”，以此鼓励湘师学生“求创造”。显然，郁达夫强调培养有独立人格的、有创造力的人，是大学教育的基本职能。而郁达夫一次次“自伤伤人”的任性抗争，一次次碰壁和被驱离，亦不能不是这样的执念与现世“一言不和”的产物。

对于中小学教育，郁达夫通过《学生运动在中国》《中学生向哪里走》《小学教育与社会》等，体现自己的社会关切；对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战时教育，郁达夫作有《战时教育》《抗战中的教育》等文，提出诸如“战时教育方案”“战时工作机制”“战时教育之方法”等系统方案和措施，实现“抗战救国”之理想；而对地方教育，漂流各地的郁达夫每有《告浙江教育当局》《福建的文化》《南洋文化的前途》《关于华校课程的改订》《介绍敬庐学校》等文字，指点各地教育与文化——或许，这才是一位真实的忠诚教育者的郁达夫，一位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的郁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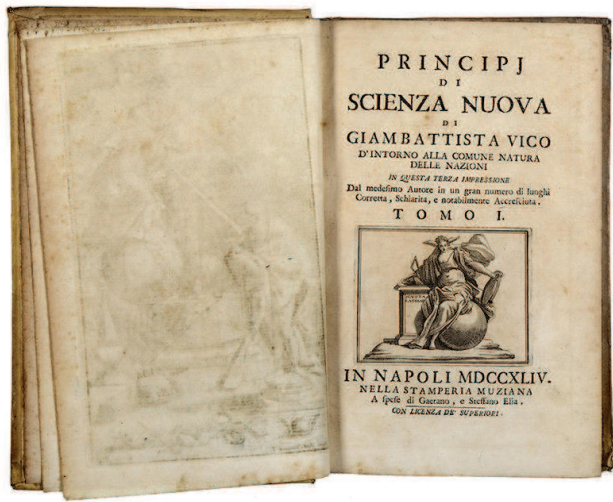
郁达夫带着他的真情和敏感投入教学，投入生活，投入写作，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是真实可感的文字，或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温度和立场。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今天我们还需要新科学吗？——读维柯著作集系列

姜雯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称，维柯的思想涵盖了当下绝大部分的人文和社科研究领域，每一位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都能从他的思想中汲取养分、获得启发。维柯俨然一位现代的柏拉图。



维柯及其《新科学》1744 年版

加姆巴蒂斯达·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在中国学界并不太受关注，对其略知一二的人可能会听说过他有一本叫做《新科学》的晦涩作品，而维柯长期在中国读者心中的形象不过只是一个提出循环论的历史哲学家罢了。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科学”似乎理所当然地指的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学技术和成果，那么书写于 18 世纪又诘屈聱牙的哲学作品《新科学》还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拜读和研究吗？

怀才不遇的天才

历史上总有着许多与所处时代格格不入的天才，他们可

能是艺术界的梵高、化学界的阿伏伽德罗，也可能是文学界的卡夫卡，人们总是在巨星陨落之后，才会发现天才曾在空中发出过最闪耀的光，而维柯就是这样的一位天才。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维柯 30 岁时就获得了修辞学教授一职，但是他的思想和著作却不被同时代的人理解，难怪有学者评价维柯是：“一个伟大天才的传奇，他在自己时代里遭遇误解，既未从同时代人那里学到什么，亦未教育过同时代人。”（古斯塔沃·科斯塔：《维柯著作选》中译本序，陆晓禾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 页）如今许多著名的维柯研究专家也都认为他的思想超越了其所在的时代[Giorgio Tagliacozzo. “Vico: A Philosopher of the Eigh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Italia, 1 July 1982, Vol.59 (2), p93]。

以赛亚·柏林曾经这样评价维柯：“我们永远都会面临一种诱惑，那就是更多更深入地去解读他。”（以赛亚·柏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马寅卯 郑想译，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 页）那么，维柯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思想家，让后世学者们对他有如此这般的评价呢？

维柯的思想太精深、太广阔了，以至于我们无法仅仅用一两门学科来框定他的学术贡献，也无法用某种主义或思潮来概括他的思想内核。维柯著作集系列的译者张小勇这样说道：“维柯的主要著作《新科学》不仅构成了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部分，同时还跨越了近代思想，甚至当代思想，成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必要工具；在哲学、法学、语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修辞学、人类学、美学等各种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如果离开了《新科学》那就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甚至是最严重的缺憾；无论是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者，都能从维柯那里找到所需的资源。在维柯的思想与近现代思想的关联和文本互读上已经产生了无数丰硕的成果。从这方面来讲，维柯俨然一位现代的柏拉图。”（张小勇：《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译者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 页）事实上，我们可以大胆地宣称，维柯的思想涵盖

（下转 12 版） ➡